



边看边聊

周小燕先生的学生王作欣在荧屏上回忆老师时曾说起过一件事:听先生的保姆说,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起:“等我以后老了……”保姆就笑着答:“您还不算老?都要一百岁了。”可见,在周先生的意识里,自己是还不曾

### “等我以后老了……”

过传忠

老,还不算老的。真是一位“不知老之将至”的“忘老”的人。在先生这一辈知识分子当中,类似先生这样“忘老”的人,该不是个别的。就拿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来说,在我就读的中文系,就颇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高龄前辈,以至有人开玩笑地说,这里有“高寿集团”。已故的施蛰存、罗永麟都活过九旬,健在的徐中玉已存一百,钱谷融也已98岁高龄,其他如施亚西、郭豫适等,都已到了耄耋之年,但都健康地生活着,有的甚至还在不懈地创造着、奉献着。

前不久,我收到一册赠书,是新出版的《杜亚西重要思想概览》,由施亚西老师和一位校友田建业编写。书不算厚重,但我捧在手里,却能感到它的分量。五十多年前我曾听过施老师的课,她的认真勤奋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。后来她调到出版社,联系不多,但所编著的一些有关写作的书,对我很有裨益。她退休后,兴趣更加广泛,除著书写作外,书法和绘画也很有收获。我参观过她的画展,也拜读过她撰写的古诗诗词的集子,都很有个性和特色。如今这本“思想概览”,更是一块硬骨头,要花大力气去搜集资料、认真梳理、归类概括,还要以当代的语言解读、传达杜老的思想,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但以杜老“杰出的科普出版家、思想家、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”的地位以及至今未被人们广泛重视与理解的遭遇,施

老师这本书的出版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倘缺乏“忘老”的精神,是做不出这番事业的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人们对于“老”的意识是各不相同的。有的人尚未退休,已显出老态龙钟、老气横秋的样子,过去曾被人批评为“黄昏”思想。如今人们的平均年龄大提高,敏感到“老老之将至”的人日渐减少了,但“易老”的人还是一批不小的社会存在。什么人“易老”呢?陶行知先生当年说过:“恨则易老,怒则易老,感则易老,忧则易老,惧则易老,恋则易老。厌学则易老,教倦则易老,没有工作称心则易老,不看有益之书则易老,不跟少年学则易老,不站在前线而自甘落伍则易老。”依陶先生的剖析,催人“易老”的因素大体有三:一是不会掌控情绪,往往被爱憎情仇牵着走,心胸狭窄,容易波动;二是易受消极影响,倦怠的心态,孤僻的处境,每遇不顺不悦之事,每每容易感到老了;三是缺乏进取之心,阅读创造,奋发精进,都不感兴趣,青春不再,自甘落伍,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前,不老也老了。这样的人,由于主观客观因素的局限,“满目青山夕照明”的美景是享受不到了。

巴金曾说过:“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!”这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一个人之所以能“忘老”,不惧老,从而驾驭老,归根结蒂还是思想在起作用,价值观在起作用。钱谷融老师给学生题辞,最喜欢写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,这或许正是他老人家长寿的奥秘所在吧。有了终身追求的目标,有了愿意为之奋斗的信仰,“老”确实不是被轻易记起的。

“老有所养”、“老有所乐”,固然重要;“老有所为”,同样是应该记在心里,而且是有楷模在前的。

清明将临,对故人的追念如期而至,寻寻觅觅,点点滴滴,无计排遣。

在过往记忆里,我的祖辈、父辈四位老人,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最长后眠于那块生养他们的土壤之中。而在他们生命行将接近终点时,在其内心世界,往往有种种的牵挂,或精神层面的,或物质层面的,或情感层面的,割舍不断,放心不下。

我十五岁那年的初夏,祖父病入膏肓。有一天,住进乡卫生院的他,向父亲嚷着要出院回家,父亲拗不过,只得背着身体羸弱的祖父,回到他朝思梦想的家中。奇怪的是当祖父躺倒在西厢房那张黝黑木床上后,人显得特别安详宁静,次日凌晨便悄无音息地走了。勤劳了一辈子的祖父,生活十分节俭,一支烟掐成两半抽,在生命走到尽头时,最后牵挂的就是他为之奋斗,与父母一起苦撑苦扛的家及那三间瓦房。活到77岁的祖母,因患中风瘫痪在床,弥留之际她对我说:“我快不行了,像条船一样沉下去了。”紧接着又说:“你们姐弟五人,都是我帮衬着你们父母一个个拉扯大的,今后的日子,你们都要自己当心,迈好步,走好路。”祖母心底慈悲,心里总惦念着她的晚辈,而把自己看得很轻,很淡。我想,在她老人家看来,后生好,一切皆

好!而父亲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前几日,竟然有一天,独自找来一根竹竿,硬撑起久卧的病体,拖着沉重不堪的双腿,艰难地来到麦苗青青的田野,兜了一圈,最后望了一眼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。平常只需走二十分钟的路程,这一次,父亲却足足用了一小时又三十分钟,与土地来了一次最近距离的亲密接触,满足了自已最后的牵挂。前年母亲仙逝前,她老人家十分挂念宅基地上正在建造的新宅院,不顾数九寒冬,独自回到那儿,实地观瞻即将落成的新宅,夸赞后生建造了如此崭新漂亮的庭院。遗憾的是母亲只是眼里看到新宅规格样式,却没有最终享用上。

### 牵挂

许家福

可以说明母亲是带着对新宅的牵挂离世的,不过可以告慰的是母亲在她人生最后一站,终于回到她魂牵梦绕的地方,给她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现在我的四位先辈都已作古而去了。我常能梦见他们。我大惑不解,妻子说,你不是经常念叨他们好吗?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吗。

多少次从梦中醒来,眼角枕旁泪渍湿润着。清明到了,该回乡去祖坟祭扫他们,慎终追远,给他们送上奠礼,送上祝福!

在中国曲艺家协会组织的“送欢乐,下基层”演出活动中,我遇到了光头笑星陈寒柏和他的搭档王敏。老朋友见面格外亲热,我祝贺陈寒柏当选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。他真诚地说:“感谢师长的帮助和观众的支持,才让我拥有这个光荣称号。”

陈寒柏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。在曲艺界,这个团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曾经涌现出一批相声艺术家,如侯耀文、石富宽、笑林、李国盛、奇志、李嘉存等。在这得得天独厚的环境里,年轻演员学艺有榜样,追赶有对象,进步非常快。陈寒柏是侯耀文的徒弟,他和师胜杰的徒弟王敏长

人生中总有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人。自小学一年起我就和其他同龄小孩不同,打开电视,不是看卡通,而是特别喜欢看“粤语长片”中的广东大戏——粤戏。在当中又以任剑辉、白雪仙合作所演的戏谱尤为追捧,什么《帝女花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蝶影红梨记》都百看不厌。当时对歌词虽不太明白,但“飘渺间往事如梦情难认,百劫重逢缘何埋旧姓,夫妻断了情。唉鸳鸯已定,烽烟已靖,我偷偷相试但未吐真情令我惊。”等词句皆能朗朗上口,唱得几段。

或许如此,随着年纪渐长,对中文兴趣也就越浓烈,书中与戏文的文句典故,一时豁然串连起来。我曾对董桥老师说,我如今走上文学之路,除了他对我的教导与提携外,若当年没有仙姐和任姐所演戏曲给我打下深厚的文学基础,我定不会到台湾读中文系,更不会留

在台湾工作,不会尝试写作。白雪仙大家都尊称她“仙姐”,她演花旦,而她的最佳拍档任剑辉“任姐”则是坤生,反串演文武生,素有“戏迷情人”之称。她们两人在戏台上为夫妻则相爱难分,在戏台下则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。她们的演技出神入化,一个是儒雅风流,倜傥不群;一个是秉绝代姿容,楚楚怜人,且唱念作无不余韵动人,一颦一笑都能牵动戏迷的情绪。他们就恰似北方京剧界的第一名旦梅兰芳和冬皇——孟小冬。

有一次知仙姐约了董老师和师母喝下午茶,那时我适在香港,本想冒昧请求带我一同前去,惜因他们有事商议未便跟随,但老师答应为我另寻机会一见。

多年过去,今年丙申立春,正巧仙姐约了董老师及师母到香港中环的文华酒店喝下午茶,这次老师特别把我带上。记得董老师和我说过,仙姐在席间常不多话,她能否喜欢你,就看你与她是否有缘。将面对仰慕三十多年的偶像,随着时间推移,除兴奋外,心中难免忐忑。那天我们稍微先到,董老师说仙姐在任姐生前,她们喜欢到文华二楼喝下午茶,且都坐在特定的位子,或一杯咖啡,或一杯英式红茶,几件点心,就消磨一段午后时光。任姐不在了,咖啡厅也重新整修,习惯的位子也不见了。然仙姐还是依旧到文华,想是顾盼那些年的一份旧情。

仙姐今年八十八岁了,她每次到文华,都依

### 怎知春色如许

叶国威



数十年来的习惯,她没有坐电梯,依然一步一步缓缓地走那一条陡斜的楼梯上二楼。看着她的背影,看着她姗姗而来,心情也越是激动。仙姐走近,在座的都站起来相迎,老派的握手,新派的相拥问好。我当时很想过去拥抱她,但一时手足无措。董老师向仙姐介绍说:“这是我的学生,台湾回来的。”仙姐伸出右手,我紧握,她报之浅浅一笑。

董老师叫我坐在他右边,让我与仙姐对坐,说这样才能和仙姐多说些话,因仙姐现在听力较不如前。我在闲聊之际,把这数十年敬慕之情,一股脑儿都全然吐尽。老人慈祥,依旧报以梨涡浅笑,她举手投足真是温雅如兰。随后我拿了一本牛津出版、迈克主编的《怎知春色如许》相册,请仙姐签名,相册里多是任姐仙姐年轻时日常生活的身影,她翻阅时,指着照片说起她自己与任姐的种种尘事,时又看得定神不语,但眼眸中依旧闪着亮光。

我递过毛笔,仙姐欣然在扉页题上“国威小弟弟存念”,且幸不见弃,在画板上题写“‘怎知春色如许’叶国威”。还对我说:“下次回香港和董老师师母到我家玩。”这天是立春,是好日子,我当下可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记得2013年夏天,董老师拿了一张写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诗“世味年来薄似纱,谁令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。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”给仙姐,上款写“淑良清玩”,淑良是仙姐本名,她虽比董老师大上十余岁,却因她打从心中敬重董老师,仙姐称董先生“老师”,自认是学生,且不许董老师叫她“仙姐”,要叫她本名“淑良”,亲切。今年正月初三早上还特别打了拜年电话给董老师,说自己是学生,理应打电话拜年。



抵达戛纳,碰巧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。当晚,我们在海边观赏了国庆烟花,这些在地中海上空缤纷绽放的烟花,像是为我们接风,让我们分享异国他乡的节庆欢乐。

戛纳最热闹的是每年5月,戛纳电影节举办的当口,而热闹一过,这座沿海小城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那些大牌明星、如云美女虽然不见了,但他们走过的红地毯,依然在电影宫的台阶上铺着,艳羡的游人可以踏着红地毯摆POSE拍照留念。这座可容纳三万人的电影宫,记录了太多大明星的风光,寄托了太多电影人的追求。总觉得戛纳是那么荣耀和辉煌。

### 七夕会摄影故事

电影宫的一侧是大

### 戛纳偶感

李京南

海、沙滩,有密密麻麻的男男女女在海边玩水、躺在沙滩上晒太阳,满眼的比基尼和柔美的身体曲线,让人感觉戛纳又阳光又妙丽。电影宫的另一侧,是个停满了私家游艇的港湾,看着这些豪华而款式新颖的游艇,又想到戛纳似乎有大海一样的开阔和富饶。

戛纳离不开电影,戛纳也深深惦记着玛丽莲·梦露——这个电影史上不可替代性感女神。第65届戛纳电影节海报的主题,就是梦露吹蜡烛的经典形象,表示着戛纳向梦露致敬,也寓意梦露为戛纳电影节庆生。当我的镜头对准戛纳街头的巨幅梦露画像时,不禁感叹这位巨星,她的美丽和魅力,不只属于美国、属于戛纳,更是属于生活、属于未来。

把陈寒柏吓坏了,他小心翼翼通过翻译询问原因,这才知道,这位司机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,身世与《流浪者》极其相似,听了陈寒柏演唱的印度歌曲,思乡之情油然而生,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,人高马大的小伙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。

### 光头笑星陈寒柏

王汝刚

第二天,印度司机买了两盒巧克力送给陈寒柏,他操着生硬的华语说:“你唱的印度歌曲太动听了,谢谢你,下次换个地方唱,千万不要在我车上唱,要不然,我的神经要崩溃了。”

相声演员上台必须先要与观众交流,三言两语产生互

动,演出效果更加好。这种表演程式称为“垫话”。比如,相声演员到上海演出,惯常的垫话是“到上海演出,我非常高兴,因为上海观众欣赏水平特别高……”这样一来,气氛立即活跃起来,可是,一旦把地名或人名搞错,效果就会适得其反。陈寒柏告诉我,他也遭遇过这种尴尬。

有一年,铁路春运高峰来临了,文工团让陈寒柏和王敏深入第一线慰问,安排了很多演出任务,两人愉快地接受了。不久,陈寒柏发现自己出现了状况:也许太累了,在台上表演老把地名或人名搞错,影响了效果。下舞台后,一经王敏指出,陈寒柏后悔得直想哭,下决心改正。但是,一上舞台,故态复萌。王敏爱莫能助,深表同情。团长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一方面安排陈

寒柏多休息,一方面想方设法及时提醒台词。几天后,文工团来到哈尔滨附近的王家岗,演出场地就在站台上,站台挂着大招牌,上书“王家岗”三个字。这下,团长心里踏实了,他鼓励陈寒柏:“不要有心理负担,轮到你们上台时,我站在观众席,手指着招牌上的字,你照着念就是了。”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感动极了,眼望着王家岗三个字,口齿伶俐地脱口而出:“……张家口……”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感动极了,眼望着王家岗三个字,口齿伶俐地脱口而出:“……张家口……”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

陈寒柏再三表态:“团长,您用心良苦,我照招牌上的字念,肯定不会错。”演出开始了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陈寒柏和王敏精神抖擞走上舞台,陈寒柏笑容满面,嗓音洪亮地对观众说:“大家好,今天我来到……”他边说话,边朝台下打量,发现团长果然挤在观众席里,手指着招牌提醒他。